

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的价值意蕴、 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高楠 李祚山

(重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关键环节,其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的培养成效。本研究立足实践育人导向,系统阐释实验实训教学在生成实践智慧、促进教师身份认同和涵养师德意识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深入剖析其所面临的多维现实挑战: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失谐导致师范生陷入“理论空转”与“实践乏力”的困境;另一方面,“经师”与“人师”培养的错位导致过度侧重技能训练而忽视师德意识与教育情怀的培育;此外,智能技术应用中存在“技术崇拜”“目标置换”和“两张皮”现象,造成技术应用与教学能力的脱节。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从理念更新、技术赋能、队伍建设和评价改进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实践路径: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实验实训,强化师德教育、创新教学范式和完善培养机制;推动智能技术融合创新,构建智慧化实践环境、建设数字化实践资源和实现个性化实践支持;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和打造多元协同的教师团队;完善评价体系,构建多元评价主体、全方位完善评价内容、面向智慧化创新评价方式。

关键词: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657;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6-0069-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607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教师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2]。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重要保障。教师教育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摇篮,其质量直接决定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3],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民族复兴伟业。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系统性跃

收稿日期:2025-09-07

作者简介:高楠,男,教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智慧学习环境,教师教育人才培养;

李祚山,男,心理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与师范生培养研究。

基金项目:2023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教师教育实验实训体系的建构与实践探索”(232064);2024年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K24YG2050439)。

升的关键时期,教师教育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作为教师培养体系的关键环节,是衔接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重要纽带,对未来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与创新素养培育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操作层面,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依托高度可控的模拟教学环境,以技能精熟与反思性实践为目标导向,引导师范生系统整合教育理论与技术工具,开展教学设计、实施、管理与评价等核心教学技能的可重复性模拟训练。然而,当前实验实训教学在内容、方法与评价体系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难以适应教育强国建设对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需求。因此,推动实验实训教学范式创新,不仅是教师教育内涵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战略、夯实强国之基的迫切任务。立足这一现实需求,本研究旨在系统阐释实验实训教学的价值逻辑,深入剖析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从理念更新、技术赋能、队伍建设以及评价改进四个维度,全方位构建实验实训教学的创新路径,以期探索新时代教师教育实践教学新范式、培养卓越教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实践启示与路径参考。

二、实验实训教学的价值意蕴

在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更为厚重的时代使命。它不仅是提升教师教学技能的传统路径,更是服务国家战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先生”的关键举措。实验实训教学通过“做中学、思中悟”的实践机制,推动师范生实现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智慧、从学生心态到教师身份、从道德认知到师德信念的全面升华,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师资保障。

(一) 实践智慧生成的必由之路

教育强国建设呼唤具备实践智慧、创新能力和专业认同的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已成为师范生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也是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举措^[4]。这种专业智慧并非先天具备,也难以通过单纯的理论学习获得,必须依托真实的教学实践才能逐步形成^[5]。实验实训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在新时代更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系统化、情境化的实践任务设计,促进师范生建构实践性知识、培养实践性思维、深化实践性反思,从而形成应对未来教育复杂情境的实践智慧。

建构实践性知识。新时代的教育场景充满不确定性与多样性,要求教师具备高度情境化的实践性知识,而实践性知识必须通过真实的教学实践才能有效建构,因为实践性知识内生于教学实践中^[6]。实验实训作为教学实践的核心载体,通过创设真实的教师角色体验场域,为师范生提供实践性知识生成的关键条件。在模拟或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师范生通过行动反思、经验重构和策略调适等实践过程,不断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个性化的实践认知,实现从“知道什么”到“知道如何做”的认知跃迁^[7]。

培养实践性思维。面对教育强国建设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教师必须具备超越技术模仿的实践性思维。实验实训通过设计体验式、案例式以及合作式等多元化活动,引导师范生在真实教学情境中经历“问题识别—策略构建—反思优化”的完整思维过程。这种基于实践的思维训练,有助于师范生突破技术理性的局限,形成包含情境洞察力、教育判断力和决策反思力在内的专业思维特质,推动其从机械操作走向深度思考的思维转变,从而形成实践性思维。

深化实践性反思。实践性反思是实践智慧养成的推动力^[8]¹⁹⁶。实验实训是在相对真实的课堂教学情境中模拟“上课”,师范生可以用多种身份参与其中。亲身实践能促进师范生感悟、体验和揣摩实践

过程,形成行动前反思、行动中反思和追溯性反思的教学机智,实现在实践中积累和反思,在反思中提升实践,实现实践与反思的互动融合^[9],从知道“怎么教”到“理解”教学,达成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贯通理解^[10]。这种嵌入真实教学过程的反思实践,不仅促进师范生形成动态的专业认知更新能力,更通过实践共同体中的经验共享与观点碰撞,推动个体从单向度技术反思走向多维专业反思,实现教学实践与专业反思的良性互构,有效促进师范生进行实践性反思。

(二) 教师身份认同的快捷途径

教师身份认同是教师对自我身份的反身性思考,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内源性基础^[11]。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教师被赋予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这意味着其对自身角色的认同不仅关乎个人职业选择,更关乎国家战略与民族未来。在此背景下,作为师范生建构教师身份认同的关键环节,实验实训教学的价值凸显^[12]。它推动师范生的身份建构实现从教师身份转换到教师身份归属,最终升华为教师身份认同的递进。

在亲身体验中促进教师身份转换。在教育理论知识学习中,师范生难以实现教师身份的转换,原因在于理论知识学习采取的是传统课堂讲授方式,师范生仍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大学生,并没有突破原有学生身份的惯习。实验实训能够创设或模拟真实教学情境,形成“准教师”实践场域。在此场域中,师范生必须站在教师的立场思考、以教师的姿态行动、承担教师的责任。这种“做教师”的亲身体验,帮助师范生在实践中真正体验到做教师之感,促使其打破原有身份认知,实现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换^[13]。

在专业发展和成长中增强教师身份归属。师范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我,才能有效适应自我身份的转变。在实验实训教学中,师范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不断践行、修正、调适自己学到的教育技能,促进其专业发展和成长^[14]。这一过程有助于促进师范生形成作为教师的自我形象,获得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自我认同既是一种内在化的过程,又是表现性的结果,指向对职业身份感和归属感的获得^{[15]5-6}。师范生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自我认同,由此增强教师身份归属。

在情感体验和升华中提升教师身份认同。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教师成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教育改革的践行者。实验实训正是师范生初步体认这一崇高使命的“预演场”。在模拟上课、处理复杂教育情境的过程中,师范生得以切身感受教师工作的创造性和使命感,明确“教书育人”的深刻内涵,增强对教师身份的认同。同时,实验实训能够帮助师范生在实践中体认教师身份的价值与意义,将自身潜在的教师素养转化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教师身份,促进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激发其内在的职业使命感与家国情怀^[16],铸就对“大国良师”这一时代身份的深刻认同。

(三) 师德意识养成的关键环节

师德意识是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价值先导与思想根基,是教师职业的灵魂所在。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教师的师德水平不仅关乎个人素养,更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落实,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否达成的关键。《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明确要求,举办教师教育的院校要促进师范生深入体验教育教学工作,逐步形成良好的师德素养和职业认同^[17],从国家层面确立了“实践”在师德养成中的核心地位。实验实训教学是将抽象的师德规范转化为师范生内在信念与自觉行动的关键环节,其价值贯穿于师德意识萌发、深化与养成的全过程。

实验实训是师德意识萌发的起点。当前师范生的师德意识培养多依赖于理论课程,但单纯的知识传授和被动的学习方式难以激发师范生对师德规范深层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致使师德意识难以真

正内化于心。实验实训教学通过创设真实的教育伦理情境,使师范生在处理诸如教育公平、课堂管理、家校沟通等具体问题时,切身感受师德抉择的复杂性。这种“在场”的实践体验,能够有效触动其内心,促使其将外在的师德要求与自身的教育信念相融合,实现从“知德”到“信德”的转变,从而促进师德意识的形成与发展^[18]。

实验实训是师德意识深化的重点。实验实训为师范生深化师德意识提供了实践平台和亲身参与教学的实践场景,帮助师范生切身体验教学工作,促进其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有效结合,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巩固师德认知,提高师德修养。这种“完整的人”的参与,可以使师范生在实践中将师德意识教育转化为自我教育,深化对师德的全面理解和掌握^[19]。不仅如此,实验实训中师范生的身份由学生转变为教师,身份的转变会促进师范生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强化师德意识和行为规范,进一步深化师德认知,提高师德修养。

实验实训是师德意识养成的落点。教育强国建设呼唤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实验实训能够以多渠道、情景化和实践性的培养模式,促进师范生将习得的知识和品质应用到教育实践,并在践行过程中不断坚定自己的师德信念,从师德认识、师德情感、师德意志、师德行为上真正提高自身师德意识水平。当师范生将习得的师德品质自觉地、创造性地应用于未来多样的教育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坚定其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想信念时,师德意识的养成才真正从教育目标转化为现实素养。

三、实验实训教学的现实困境

当前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在理论与实践融合、育人角色定位以及技术应用与能力发展等方面存在着深层次矛盾,直接削弱了教师教育的实践效能,进而制约了高素质专业化教师人才的培养质量。这些矛盾既反映了传统师范教育模式的局限性,也凸显了新时代教师专业化培养的转型需求,因此,深入审视实训教学的现实困境,厘清其内在逻辑,对于构建更加科学、系统的教师教育实践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师”和“人师”的错位

“四有”好老师标准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应有之义,其核心在于实现“经师”与“人师”的统一。然而,当前我国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存在结构性失衡,即侧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忽视思想德育的养成,由此导致“经师”与“人师”相脱节^[20]。从内容设计来看,实验实训过度聚焦于教学技能的技术性训练,如语言表达、板书设计、课堂组织等显性能力培养,出现“实践矮化”倾向^[21],严重忽视了对师德养成、教育情怀等隐性素养的培育。这种“重术轻道”的倾向将实验实训简化为技能训练活动,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育人价值。从时间维度来看,现行的实验实训安排存在明显的短期化、片段化特征。短暂的实践体验难以让师范生深入理解教师职业的深层意义,更难以深刻体验为人师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就无法形成教师职业理想信念和教育情怀。从实践评价来看,现有的师范生实验实训评价体系侧重于对理论知识和教育技能的测评,而对师德修养、育人能力等核心专业指标的评估则缺乏有效工具。这种片面化的评价导向造成了师范生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迷失,进而导致师范生培养在实验实训过程中的“经师”和“人师”的错位。

(二)理论与实践的失衡

当前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在理论与实践融合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从应然层面看,实验实训教学承担着将抽象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教学实践的中介职能,强调通过创设真实教育情境,帮助师

师范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发展出应对复杂教学情境的实践智慧。然而,实然状态下的实验实训教学却呈现出程序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实验实训教学大多采取“理论灌输+技能训练”的线性模式,过度强调对理论知识的机械应用,将教学简化为一系列程式化的技能操练,既忽视了教育实践本身的价值内涵和情境特性,又弱化了对学生个体差异的观照。这种工具理性主导的实验实训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双重脱节现象:一方面,基础性理论框架难以适配具体教学情境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标准化技能训练无法满足真实课堂的多元需求^[22]。其直接后果是师范生的专业发展陷入“理论空转”与“实践乏力”的困境,更造成师范生专业认知的结构性缺陷——将教学理解为技术性活动而非专业性实践,将教师角色定位于知识传递者而非教育引导者,严重制约了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三)技术与能力的脱节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智能技术赋能教师教育实验实训呈现出以个性化指导为核心、人机协同为支撑、精准化评价为保障的虚实融合新生态,能够切实推动实践本位的实验实训,提升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能力。然而,在技术赋能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技术崇拜倾向”“目标置换现象”和“‘两张皮’现象”。其中,“技术崇拜倾向”是指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技术先进即教育优质”的认知偏差,强调为师范生提供先进的技术及设备,忽视技术的教育适用性。“目标置换现象”是指实验实训评价标准过度侧重技术操作的熟练度,忽视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应用,使得“会用技术”取代“用好技术”成为实际培养目标。“‘两张皮’现象”是指技术操作脱离真实教学情境进行单独训练,师范生能够熟练使用智能白板却不会设计互动环节,造成技术训练与能力培养的“两张皮”。这种倾向使得实验实训沦为单纯的技术训练场,不仅严重影响技术赋能实验实训的育人价值,甚至造成师范生在实际教学中难以灵活运用技术解决教学问题,最终影响其职业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四、新时代实验实训教学的实践路径

为切实保障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发挥重要作用,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实现教师教育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范式创新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鉴于此,需要从实验实训理念更新、数字技术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和评价体系改进四个向度进行创新,构建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实验实训教学体系,服务于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理念更新: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实验实训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23]。教育家精神在加速构建教育强国、塑造新质教师教育体系以及促进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引领教师队伍建设的思想灯塔和根本遵循^[24],因此,新时代教师教育实验实训范式创新必须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以教育家精神深化实验实训师德教育、创新教学范式和完善培养机制,以培养师范生教育情怀、提升育人能力和促进自我发展。

1. 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深化实验实训师德教育,培养教育情怀

教育家精神作为中国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世代传承的精神文化^[25],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实验实训能够帮助师范生提升师德认知、陶冶师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和养成师德行为,坚持以德修身、为学和施教。更重要的是,融入教育家精神有助于师范生在实验实训中理解和吸收教育家们的教育哲学和实践经验,并将其映照在自身实践过程中,深化教育家精神认知,培养教育情怀^[26]。首先,以叙事共鸣触发情感连接。通过深度剖析教育家的经典故事与关键教育事件,创设“叙事浸润”的实训情境,引导师范生超越

对教育家精神的扁平化认知,全情投入教育家背后的价值场域与情感世界。借助叙事特有的“移情”效应,建立起与教育家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为其后续的模拟实践奠定坚实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动力。其次,以实践体认内化精神特质。在模拟教学、情境应对等核心实训环节设计结构化反思工具,引导师范生在实践中主动参照教育家精神内核,审视自身教学决策的价值取向,体悟其行为背后的精神意涵。通过“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螺旋式进程,推动师范生将抽象的精神特质逐步内化为稳定的教育行动图示与专业惯习。最后,以价值澄明升华职业信念。在实训总结阶段,引导师范生基于自身的实践体验,围绕“我为何而教”等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辨与对话,促使其将外部的精神楷模与自身的实践感悟相融合,在对话与反思中不断澄清、验证并最终建构个人的教育信念,使教育家精神从外在的社会期待转化为内在的、坚定的职业认同与从教初心,实现教育情怀的最终形成。

2. 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导创新实验实训教学范式,提高育人能力

教育家精神不仅强调具备高尚的师德师风和真挚的教育情怀,还要求具有高超的育人智慧,助力每个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27]。实验实训作为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的主阵地,应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导,推动实验实训内容、模式和环境全方位创新,提升师范生教书育人的核心能力。多元化与创新性相结合。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系统创新实验实训的内容与形式。实验实训内容在注重对教学技能训练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对师德的涵养、教育理念的更新与教学改革创新能力的培养。实验实训方式则应主动突破微格教学、情景模拟等传统模式,利用数字技术构建互动式、智慧化的实践平台和环境,全面拓展师范生实践能力发展的路径与空间。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以教育家精神为榜样,鼓励师范生在实验实训过程中主动将自身教育理念、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到教育实践中,潜心探究教学中教师、学生、内容、环境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不断总结经验,内省反思,促进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与应用实践的深度融合,深刻把握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学生成长规律,实现实验实训与教学实际的有机联结,练就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针对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教育家精神的人民立场与战略属性^[28]要求实验实训教学必须超越“教学技能”的窠臼,实现向“育人素养”的结构性的升华。一方面,实验实训应直面学生身心健康、家校社协同育人等现实挑战,培养师范生解决真实教育痛点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实验实训需以前瞻性视野主动面向未来,将智能素养培育、人机协同能力等要素系统纳入实训体系,培养师范生既能应对当前教育实际、又能着眼长远、塑造未来的育人格局与关键能力。

3. 以教育家精神为驱动完善实验实训培养机制,促进自我发展

教育家精神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使其作为完善实验实训培养机制的驱动力量具有高度适切性,能够有效促进实验实训引领师范生专业发展提质增效,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首先,完善师范生协同培养模式。教育家精神作为高校、地方政府和中小学校等师范生多元培养主体共同推崇的教师发展境界,能够激发各主体间的有效协同和内生动力,从实验实训课程建设、资源共享、平台搭建、项目合作等方面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协同培养机制,多元化提升师范生自身教育能力和专业素养。其次,完善师范生考核评价制度。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实验实训考评方案,强调师德修养与实践技能并重,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仁爱之心为基础性指标,以育人智慧、躬耕态度、弘道追求为发展性指标,构建教师主导、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社会参与、机器辅评的多元主体评价模式,以此促进师范生自我反思,帮助师范生寻找自我“成为教师”的发展方向。最后,完善师范生自我发展路径。在实验实训过程中应积极搭建师范生与教育家的交流平台,为师范生创设与教育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激发他们的教育热情和使命。鼓励师范生进行跨学科教育实践,帮助其跨越学科边界整合多维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具备跨学科素养和大单元教学能力。另外,注重培养师范生的教育哲学思考和教育创新精神,引导其在实验实训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丰富和拓展知识,强化和更新技能,形成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再生性循环。

(二) 技术赋能:推动实验实训教学融合创新

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智能技术正持续拓展教师教育的发展空间,催生教学与实践的创新形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应“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29]。在此背景下,推动智能技术与实验实训的深度融合,不仅是顺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以技术现代化支撑教师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塑造未来教师队伍的关键举措。为此,应系统构建智慧化实践环境,建设优质数字化实践资源,推动形成个性化实践方式,从而构建契合未来教育图景的教师培养新范式,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技术赋能构建智慧化实践环境。教师教育实践环境作为联系教育基本理论与教学技能、培养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场所,目前仍以“微格教室”为主,其落后的设备支持、简单的实践设计以及有限的智慧应用严重影响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培养^[30]。为此,应利用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建智慧化实践环境,为师范生提供数智高效、虚实融合、开放协同的教学实践场域。例如,洪玲提出的建设教师教育智慧学习空间,具备创生实践情境、模拟教学需要、生成评价报告等功能,能够有效培养师范生教学技能、生成实践智慧以及促进个性化专业化发展^[31]。宁国勤等人指出利用智能技术建设智慧教学实训室,结合最新的硬件设备和智能软件平台能够有效满足新时代师范生实验实训需求^[32]。华南师范大学成功推出国内首套服务于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实训的智能系统,提供智能实训静音舱、智慧教室等智能实训场景,为师范生提供了便捷、个性化的实训环境^[33]。

技术赋能建设数字化实践资源。数字资源是新时代教师教育实验实训的重要载体,也是搭建数字化师范生实践技能培训平台的基础。首先,利用智能技术将实验实训资源转化为数字化形态,充分整合微课、慕课、直播课和公开课等数字化资源,加大数字化实践资源系统化建设力度,通过智慧化数字资源云平台实现优质资源的互通互享。其次,利用智能技术直接赋能数字化实践资源的建设。例如利用虚拟现实、元宇宙和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建设虚实融合的师范生教学实践技能仿真实训资源,帮助师范生“在场”进行实践技能训练,在“做中学”中建构实践性知识^[34]。最后,利用智能技术赋能数字资源的精准推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师范生的资源使用情况以及技能掌握情况进行分析,形成师范生的精准画像,并据此为师范生提供针对性的实践资源,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35]。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推出的“大模型数字人赋能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创新项目,通过采集与分析师范生与数字学生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多模态数据,从教学能力、教学风格、心理特质等多个维度构建起教学过程的全景画像,根据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培养节奏予以精准适配,实现学习资源的个性化推送及学习场景的定制化打造^[36]。

技术赋能推动个性化实践方式。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推动师范生实践方式的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提供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支持,使个性化实践成为可能。吴霞等人基于自适应学习思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实现了师范生技能个性化自适应训练系统,能够实现对师范生技能的精准评价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资源推荐和实践支持^[37]。具体而言,就是结合外部硬件设备和内部分析软件实时采集师范生实验实训的多模态过程数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师范生实践情况进行精确判断。如果师范生掌握得好,则提高难度;如果还未掌握,则降低难度,并提供支持性学习资源,由此为师范生提供个性化实践方式,促进其实践智慧的生成。

(三) 队伍建设:构建高质量实验实训教师队伍

实验实训指导教师在师范生实践中扮演着组织者、指导者、协调者、监管者等角色,是保障实验实训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实践表明,实验实训离不开指导教师的专业支持,指导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

影响着实验实训的质量^[38]。为适应新时代教师教育需求,对标实验实训教师能力素质要求,应加快高质量实验实训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的专业师资队伍不仅是师范生实践智慧生成、师德意识培养的关键,也是学校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

完善实验实训教师队伍建设制度。首先,提高实验实训指导教师的遴选标准。优秀的指导教师是保证教师教育实验实训的前提条件。在制定指导教师遴选标准时,应明确指导教师的任职要求,如专业学历、指导经验、能力素质和师德修养等。由学校成立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小组,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审核,确定指导教师人选,由此组建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师德高尚的指导教师队伍,以提高师范生实验实训质量。其次,学校应定期为指导教师开展实验实训相关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实践指导能力和专业化水平。需强调的是,业务培训内容不仅要包括学科专业知识、实验实训技能、先进教育理念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等,还要注重涵养教育情怀,提高师德修养。在培训方式上强调形式多样、方法灵活,如采用专题讲座、参观学习等方式。第三,为防止指导教师出现工作懈怠、责任心缺失等现象,应建立和完善指导教师考核机制,全面客观地进行考核评价。同时,设置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指导效果好、学生满意度高的指导教师进行表扬与奖励,激发其积极性,进一步发挥其潜能。

构建多元协同的实验实训教师队伍。打造教师教育实验实训师资队伍共同体,组建实训导师主导、一线名师参与、学科专家支持的多导师实验实训师资队伍,有效汇聚多主体、多领域的高水平师资及优势资源,形成有组织的全方位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多方协同,共同提高实验实训教学效果。基于共同体建设,积极开展专题研讨、虚拟研修等活动,促进实训导师、一线名师和学科专家之间的经验分享和交流讨论,强化实验实训教师的专业意识、责任意识和协作意识,形成“互惠共生式”的教师专业成长机制,促进实验实训指导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除此之外,积极开展任务导向、项目驱动的联合实践项目,勇于探索实验实训教学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持续拓展教学边界,升级教学体验。

(四)评价改进:加快完善实验实训评价体系

评价是教育教学的风向标,是衡量和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具有价值导向、问题诊断、反馈改进和实践激励等功能,其作用至关重要。合理有效的教学评价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39]。教师教育实验实训评价强调综合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不仅需要师范生的实践能力、师德养成和自我发展等多维指标进行系统性评价,还应注重评价的动态性、实时性和准确性。为此,有必要对师范生展开全方位、全过程的观察和记录,系统采集和分析师范生成长的相关信息,支持持续、科学的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改进。因此,新时代教师教育实验实训评价创新需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实验实训评价体系,以保障和提升实验实训效果,支持师范生专业成长。

构建多元评价主体。当前师范生实验实训的评价主体相对单一,实验实训指导教师是其主要主体,在大多数学校中甚至是单一主体,其结果将严重影响对师范生实践能力评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亦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师范生的实践能力^[40]。因此,应积极推动构建由指导教师、师范生、社会和机器等多元主体组成的评价队伍,并从校内外两个方面构建多元主体联动与协作机制,融合开展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同伴评价、社会评价和机器评价^[41]。教师评价是指高校指导教师和基础教育学校优秀教师开展的评价,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自我评价是指师范生对自己在实验实训活动中的过程性表现和结果进行评价。同伴评价是指由师范生同伴对被评价者在实验实训中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社会评价是指由师范生未来的实习单位对其整体素质和素养能力是否达到未来教师标准进行的综合性评价。机器评价是指通过采集师范生实验实训过程中的多模态行为数据,并结合相应的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动态的客观评价。评价主体多元化不仅能够增强师范生实践能力评价的科学性,提高实验实训效果,而且有助于促进师范生教育实践与基础教育的有效衔接,保障了职前培养与职

后专业发展的一体化。

全方位完善评价内容。全面而具体的评价内容在师范生实验实训评价中发挥着基础性导向作用,是实验实训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当前,师范生实验实训评价主要集中在教学实践能力的评价,具体表现为教学语言技能、知识讲解技能、板书书写技能、教学设计技能等,较为片面。师范生实验实训评价内容的制定应充分贯彻《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教师厅〔2021〕2号)、《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教师厅〔2021〕2号)等文件精神,从师德践行能力、教学实践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价,包括遵守师德规范、涵养教育情怀、掌握专业知识、学会教学设计、开展班级指导、注重专业成长等^[42]。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育的深度融合,师范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也应成为实验实训的重要评价内容,即师范生数字素养^[43]。此外,在学科融合的趋势下,跨学科创新能力成为师范生培养的新目标,也是实验实训评价的重要内容^[44]。

面向智慧化创新评价方式。传统实验实训评价主要是基于知识测试、自我报告等阶段性文本数据,形式单一且不全面,难以准确、实时反映师范生的实践情况,因此需积极推动评价方式向智慧化转变。一是利用智能技术采集粒度更细、范围更广、精度更高的实验实训过程性数据。例如借助高清录播系统和智能穿戴设备采集师范生在技能实践过程中的身体姿态、言语表情等多模态数据,通过过程动态性记录、存储与分析,为师范生提供全面且准确的可视化实训评估与诊断报告,实现实验实训的客观化、过程化、即时化的智慧评价^[45]。二是构建人机协同的实验实训评价模式。师范生实验实训评价不仅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评价,还涉及心理、情感和态度等评价内容,因此需联合多领域专家开展人机协同评价,不仅有助于发挥智能技术的精确分析功能,大幅度提高评价效率,还能避免陷入唯数据论的狭隘评价方式,促进“智能评价”走向“智慧评价”。

[参 考 文 献]

- [1] 孔令帅,王超.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本质特征与实践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8):11-21,63.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N]. 人民日报,2023-05-30(1).
- [3] 曲铁华,龚旭凌. 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逻辑基础、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向[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22-129,206.
- [4] 王健,孟丹祺. 指向实践智慧生成的师范生教育见习机制改革思考——来自新加坡 V3SK 框架的启示[J]. 教师教育研究,2023(2):120-128.
- [5] 陈时见,刘凤妮. 师范生教育实习的目标定位与实践路径[J]. 教师教育研究,2022(2):15-21.
- [6] 邹学红,张军. 国内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发展与取向变迁——以北京大学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为例[J]. 教师教育研究,2021(6):78-83,120.
- [7] 刘丽,马潇,王永超,等. 活动理论视域下对师范生实践智慧生成的探索[J]. 现代教育技术,2025(4):62-71.
- [8] 姜美玲. 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9] 王华. 基于实践智慧生成的职前教师服务学习探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29):22-24.
- [10] Ottesen E. Refle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J]. Reflective practice,2007(1):31-46.
- [11] 付维维. 近 20 年来我国教师身份认同研究的进展及趋势——基于“引文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J]. 当代教师教育,2021(2):45-52.
- [12] 张学甜,林一钢. 教育实习对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影响的实证研究[J]. 教师教育论坛,2022(1):50-56,61.

- [13] Joseph D,Heading M.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Moving from student identity to teacher identity[J].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10(3):75-87.
- [14] 王耀率,蔡泽文,郭瑞迎.身份认同视域下公费师范生实习现状与反思[J].教学研究,2023(2):42-51.
- [15] Erikson E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1968.
- [16] 林一钢,冯虹.师范生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及其原因探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1(8):34-38.
- [17] 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EB/OL].(2016-03-21)[2025-09-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1604/t20160407_237042.html.
- [18] 项建英,孙炳海,钟晨音.从离身走向具身:卓越师范生道德养成新路径[J].教师教育研究,2020(3):41-46.
- [19] 闫丽霞,陈玉祥.师范生师德培养的理论逻辑与提升路径——基于情境学习理论[J].江苏高教,2025(3):91-97.
- [20] 林丹,王子凡,胡静.“经师”与“人师”统一:我国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的关键难点[J].现代教育管理,2024(1):96-105.
- [21] 李斌辉,张家波.职前教师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实践[J].教育发展研究,2017(6):42-49.
- [22] 朱玉江.新师范教育背景下卓越音乐教师实践智慧养成探微[J].中国音乐,2022(2):187-194.
- [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2024-08-06)[2025-09-01]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566/202409/content_6973187.html.
- [24] 王健,张皓,赵文清.新质教师教育:驱动机理、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J].教师教育研究,2025(2):23-30.
- [25] 徐辉,滑子颖,李钟钰.“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谱系”的建构维度与时代品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10.
- [26] 冯楚蓝,皇甫科杰.教育家精神融入师范生培养:可为、难为与何为[J].继续教育研究,2025(9):10-15.
- [27] 张旸,刘燕妮.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逻辑、时代创新及弘扬路径[J].中国教育学报,2024(8):40-47.
- [28] 李盛兵,周大志.教育家精神的三个立场[J].教育发展研究,2025(18):1-9.
- [29]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的通知[EB/OL].(2018-03-23)[2025-09-01]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5/zt1815_yw/201803/t20180323_331063.html.
- [30] 王龚,顾小清,胡碧皓.基于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师实训成效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24(3):74-86.
- [31] 洪玲.教师教育智慧学习空间:内涵、框架与实践策略[J].开放教育研究,2023(1):53-59.
- [32] 宁国勤,郭鑫,杨九民,等.师范生智慧教学实训室的建设与应用思考——以华中师范大学文科综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例[J].教师教育论坛,2023(7):11-17,88.
- [33] 张纓斌.学校入选广东省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典型应用场景案例[EB/OL].(2024-10-09)[2025-09-01]<https://news.scnu.edu.cn/70071/1>.
- [34] 洪玲,朱晓宏.教师教育元宇宙:内涵、架构及愿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9):98-104.
- [35] 胡小勇,许课雪,张纓斌.面向教师画像的能力精准测评和可视化呈现[J].中国电化教育,2024(1):104-110.
- [36] 刘超男,刘文.人工智能赋能师范生培育的实践案例及其反思[J].教师教育论坛,2025(3):42-50.
- [37] Goodwin A L, Smith L, Souto-Manning M, et al. What should teacher educators know and be able to do? Perspectives from practicing teacher educators[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4(4):284-302.
- [38] 吴霞,张家录.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师范技能个性化自适应训练[J].湘南学院学报,2023(5):89-95.
- [39] 刘加林,肖卉,罗伟祎.数字经济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的重构[J].长沙大学学报,2024(6):95-100.
- [40] 吴能表,石定芳.“强师计划”战略背景下师范生实践能力评价的价值、困境与路径[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5-32.
- [41] 夏立新,董泽芳,涂艳国,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笔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5):1-32.
- [42]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等五个文件的通知[EB/OL].(2021-04-06)[2025-09-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6991/202104/t20210412_525943.html.

- [43] 杨晓宏,孟宝兴,王丹华. 面向《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师范生数字素养框架与培养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2024(5):83-89.
- [44] 钟柏昌,刘晓凡,陈岚鑫.“新师范”背景下师范生跨学科创新能力培养的基本框架与实践案例[J]. 电化教育研究,2023(7):114-120,128.
- [45] 孙硕,胡小勇,穆肃,等. 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模型及应用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24(6):113-120.

The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Gao Nan Li Zuosha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13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building a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serves as a crucial bridg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whose quality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innovative teachers. Guided by a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in developing practical wisdom, fostering teacher identity, and nurturing professional ethics awareness. It also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On the one h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raps teacher candidates in the dilemma of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and “practical ineffective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salignment in cultivating “subject instructors” and “mentors” leads to an overemphasis on technical skills at the expens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educational passion. Furthermore,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fetishism”, “goal displacement” and the “sepa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pedagogy”, result in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tools and teaching competenc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systematic pathways for improvement across four dimensions: conceptual renewal,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eam building, and evaluation enhancement. These include guiding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with the spirit of educatorism, strengthening ethics education, innovating teaching paradigms, and refining training mechanism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building smart practice environments, developing digital practice resources, and enabling personalized practice support; constructing high-quality teaching teams by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fostering collaborative, diversified teaching force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by incorporating multiple evaluator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evaluation content, and adopting smart evaluation methods.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value implication; real-world challenge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责任编辑:赖黎捷]